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三

宋　范仲淹　撰

墓誌銘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陜州軍府事

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

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祜雄文直道名重海内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其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奬之謂吾門未衰矣

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名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

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横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吏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

令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之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朞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為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

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令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竒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

進羨餘幾千萬斬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為己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為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脩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脩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

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陜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宄寇拯孤弱人乃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弗驕弗

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
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
券名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
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
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蘗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
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
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常有交游以言事被

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為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壽

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畧使公食不甘寢
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
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
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
久之公為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名端一試朝廷許
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
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徽旨撰寶元總錄
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

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弔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襃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illegible]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

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封

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咸無實錄乃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琁有才識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琁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

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爲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鬬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叅軍在職脩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

除為許州郾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兹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脩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奬其勞改太常博士

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辭厥命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溉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

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
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
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
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
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
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
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夸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隸于
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旨不實

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横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名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

沛造次弗離中道寛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啟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康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罔並幼女

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兢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懿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韋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

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徳於人者必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雁門人曽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

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黙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弩戮於異域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于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㑹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廵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郃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屈峽口溪洞亦

乘聲嘯聚一日迫寨圍而譟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鼇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曽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内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我自度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脱身以歸令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

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第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為陜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疢經畧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軫視公以慶歷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賵賻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

許州陽翟縣某原裡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怨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過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郾城主簿次曰沃蚤幼亡次曰洵穎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

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壽次適鄂州咸寧令張于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其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而歸華公敎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壽而終天子賵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范公墓誌銘

慶歷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
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為
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賵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
司議行謚曰忠獻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
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
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
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為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
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

在蜀為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
考諱某以太傅廕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
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
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
常質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
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巳薦公廉
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
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

初公為洛陽主簿實典廪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兹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

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徳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

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嗇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名拜户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陜西轉運使踰年名還提舉京西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

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
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宫災
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宫一旦至此賴
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
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宫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
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
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説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
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忝掌

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户部侍郎知陜州踰月移
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
于溝壑公先減廪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
人躬自撫視至涂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
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思不
克戚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
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
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

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
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
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陴
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師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
孫兵與敵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
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
令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
之曰吾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敵魚肉神享廟食于

兹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歳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羣盜集于襄鄧浸淫汝

洛聞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
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
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太冗宜遣使揀去以
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
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
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藳累篋及
其沈痾聞朝廷有事於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
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

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攜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奥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陜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

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令二子六孫秀異薦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忩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為股肱皇猷克賛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

憂患濟以忠 義政本乎仁行執予恭夙興夜寐則善之
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瑩于先塋
蒼柏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涂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
銘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
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

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曽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
戎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
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
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
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
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戎中事
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

脈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戎寨戎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

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
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
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
為邊患乃名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
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
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
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
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諾爾阿者倔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諾爾阿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

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諾爾阿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蹵而起之諾爾阿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烏勒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曁牛羊賞諸有功其僣受僞署如烏勒族者百餘帳咸股栗

請命納其所得文劵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懐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名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馬縣是縁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敏珠爾瑪爾默康奴卜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㑹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虜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名敏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厯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隠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卭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

逼郊裡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詻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汙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内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

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公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郡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諳郊社齋郎曰謌三班奉職皆有立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夸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戎中凡半歲間而酋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戎之患乂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歴濰連泰三州從事在泰日予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韋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名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曁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

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之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開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為三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兵多沒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别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余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

奏言今旣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别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恙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葢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子

時侍罷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
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
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
職庶務畢葺還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
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賵賻禮
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
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
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

山金龜原丙乙銘于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栢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

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寛易孜孜風化在王山雲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為之記君樂於為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

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横來嗟嗟子京為臣不易名以名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䰟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為家臣或不顧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

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為賢矣君諱閎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祕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

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名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歷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済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名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陜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

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户陜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畧使龎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龎奏君以本官兼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歴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其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

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

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佖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禄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

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聞丁光禄憂

朝廷録光禄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

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令樞密直學士蔣希魯

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

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

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

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歷三年

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

金城縣君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予予天禧初為譙之從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㑹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祿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

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為多焉小人之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彚紛其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為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

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寛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
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
台州黄巖縣慶歴七年海潮大至壊州城人皆逃散没
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
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
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傅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
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
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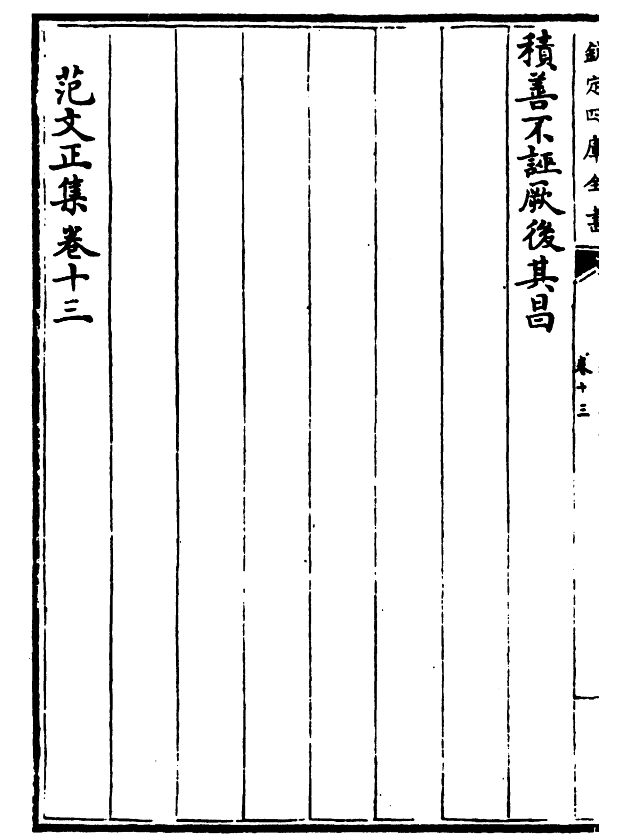
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
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
民而窮民之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
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悦從飢者獲
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
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
其死黄巖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
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

訟而决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項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皐所入日為雞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

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
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淞次適進士沈充二女
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
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别動適千里及餘杭得請一
獲其顧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

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
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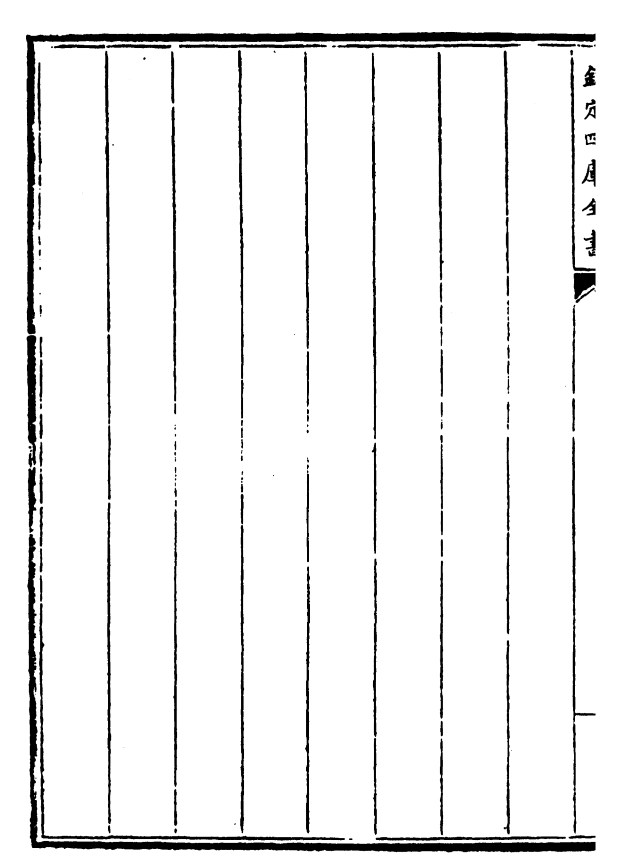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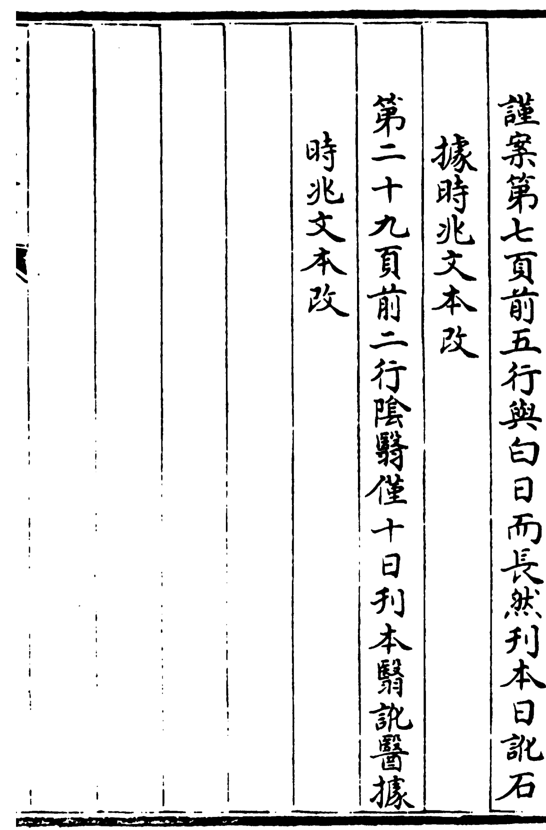
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集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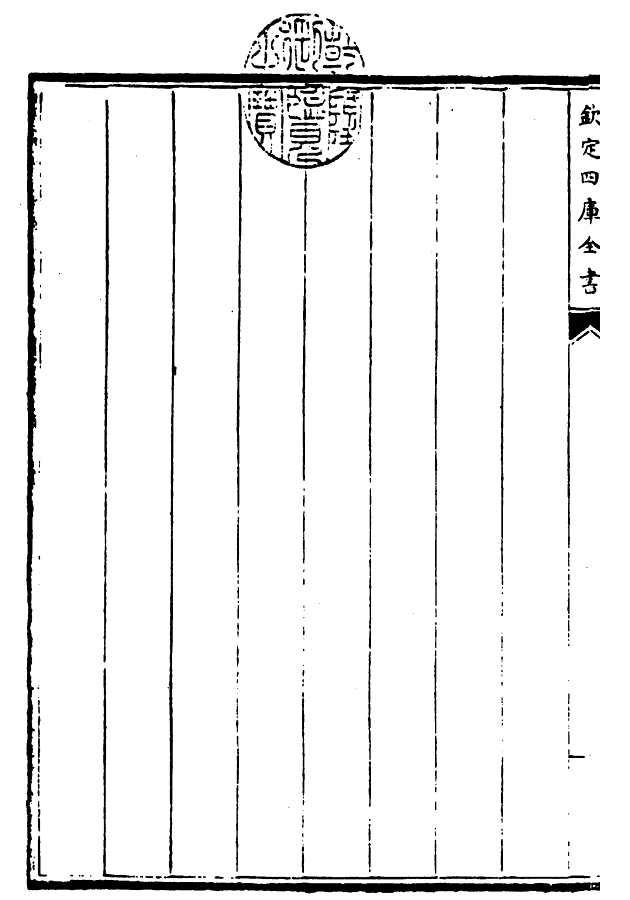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六行諾爾阿舊作奴訛今改後做此　後六行烏勒舊作兀二今改後做此

二十四頁後五行敏珠爾舊作明珠又瑪爾默舊作滅臧又康努卜舊作康奴今並改後做此





謹案第七頁前五行與白日而長然刊本日訛石
據時兆文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二行陰翳僅十日刊本翳訛醫據
時兆文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四

宋　范仲淹　撰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

諸侯與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逺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内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

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搢紳先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脩而壽或速而夭顔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

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稭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衮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 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

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㞐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嘗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别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閒暇紫翠萬疊横絶天表及月高露下羣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

之樂也豈待外乎哉曁予東歸長白山以觀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令殿中丞致仕母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觴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焉搆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

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齋其柩行哭道中歸于
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
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
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
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
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禄
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僶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
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葬于鄠縣

朞山朞原禮也次曰溉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一女適孫周道蚤卒噫予與君别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

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錄事叅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

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脩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隷輩皆得祿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税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

國還爲兩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爲天下之最孜孜
利病無弊不革朝廷奬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
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陜西轉運使奏劾判陜府駙馬
都尉同平章事柴宗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壓
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爲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
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
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爲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寳元二年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黄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回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閤論事見端人之風焉三為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君在南海子方經畧陜

西嘗薦君可任邊要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顏子非壽清德自久伯道何嗣令名為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遯而不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為萊之膠水

令有惠愛名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為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踽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為業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

萬請爲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爲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慚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条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覩愛之過於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巳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弈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

廕補郟君之德也弈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于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東敘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為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識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郟子孫迺昌相與為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晟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叅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

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叅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寛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迺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

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諸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

侍御史慶歴中湖南蠻人亂攻刼郡縣言事者或請夸

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

其事以君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

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

以為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鬬地以為質其

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

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硋鈴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

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

間自是衰息朝廷奬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夸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夸人大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塼爲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

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名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祕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霈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琡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與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

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旣及于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氲宜昌乎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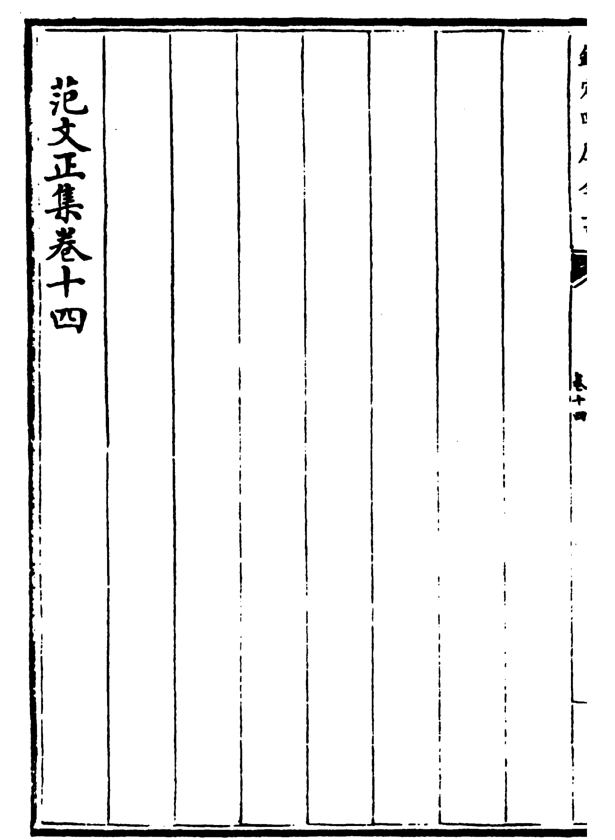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歷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緼之所建也已

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
橫大掠南至于河乗氷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
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
為淄州兵馬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曁官屬州人咸
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
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
我當殺之以徇繇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
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

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生二子長曰揆令為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判王府記室參軍次曰揆令為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為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覩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范文正集卷十五

宋 范仲淹 撰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月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為晝繡之行再

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趨便
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
逢有素東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奬知歷二省之
清要職忝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
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
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
望咫尺對揚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
寧莫戀軒臣欲于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

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敘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為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内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闈籍升華肬沕沒以懷安或感

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
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
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
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
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
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巳絶於青
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
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闢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

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剏造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 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 竊念臣出自畎畝陷于搢

紳騶升天閤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静三思始終一志比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

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

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
言危行之秋有寖昌寖微之説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
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總攬綱柄博延俊髦
議治亂之本根求宗祖之故事政悠舒而自我物榮悴
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
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
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
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萧望之口陳災異盡無負於

本朝公子年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茲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

剳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繄儒品可副聖憂臣

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外疆之衝要歷大臣

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京兆斯為

劇任曷在匪人況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既

盛為地可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

行自薦老成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

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聾制於戎

心仍掩襲於邊落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房謀偶符睿算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又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頼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戸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寛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

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徽臣以國

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

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

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伏蒙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

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兹

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

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荅高

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户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全臣 中謝 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吴之法恥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擾動之際起臣貶所特加奬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

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兹而方修完諸栅訓齊六將相
山川利器械為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
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
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欵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
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
不荅則阻絶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欵好以殆諸
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寳元
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

依前僣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等在邊上探向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許臣示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承則於臣為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言初入界時見

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毁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令先開况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狹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齊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為枝

業之辭也恐上黷聖聽或傳聞于外為輕薄輩增飾而
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
韓周尋別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
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
張亢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
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
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令向後得賊中文字
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

諭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
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
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而緩圖之或朝廷欲
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諭利害茍能聽服亦天下
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
處兹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廣
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
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惕厲犬馬有志曾未施

為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

領邊城葢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
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沈食物減少
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具本
州公事推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
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
智言必取悔舉則取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
屢黷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今抱病何
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兹近職深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痾雖貪冒微祿詎逃識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頓樂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臣無任 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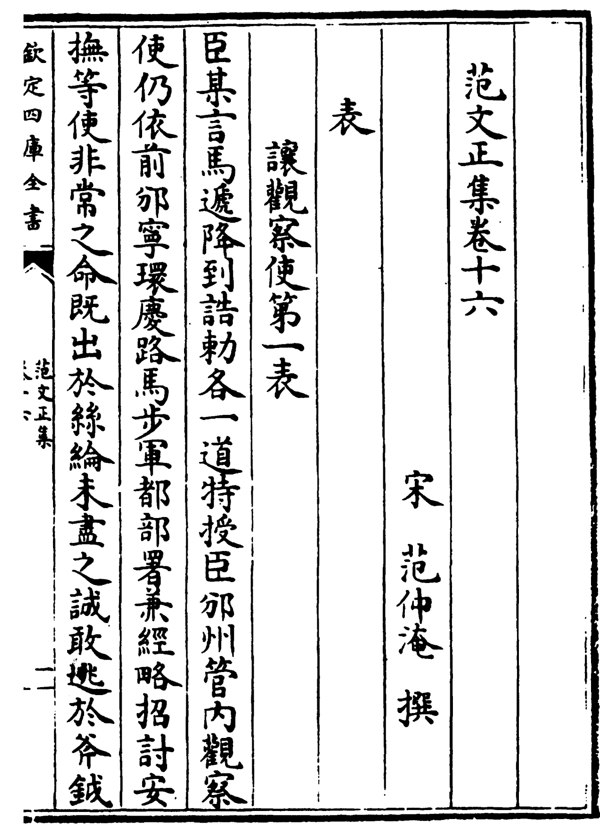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

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
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
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
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奉拳以勸臣
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
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諮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
數十廈面勢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迴處雲山
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攄衆狀舉請曾到御前

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
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
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廢方俗可孚頳閔德行
逺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范文正集卷十五



范文正集卷十六

宋　范仲淹　撰

表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内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綠綸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

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

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夸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畧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畧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内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内朝之職每覩詔令之

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輿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

存國家內外情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嘗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

費食必麤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遁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爲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刼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

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
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
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爲國家之患矣
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
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夸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
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
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
團練使之名臣若受兹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夸狄

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辯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歴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説黷于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譴責矣然今之

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厭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子子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

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
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
臣落近職而增厚禄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
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
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
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
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
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内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

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禄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爲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 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六爲私心而辭之者一 茍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

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禄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處之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稟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祗膺寵異載被辱恩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器業無取謬荷

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寛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禄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爲於國家未便何則落内朝之職改爲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禄發將佐之怒積貧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僞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

招安牓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内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脩邊備堅禦賊鋒頼其協心將圖成効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竒功加此厚禄非宜也經畧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畧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

奮國家邊事爲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内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畧招討銜位與僞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禄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昨罷陜西經畧安撫副

使日便乞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

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

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

則多憎憒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

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焉得

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

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

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

或守郎官於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内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祗受者天語重臨某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已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

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畧三年于兹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劾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禄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内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怨積貸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夸狄之輕

述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況臣懦尫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减渴豈堪專爲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當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僞臣粗知之

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内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爲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頼諸将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如裴德與張可久並命閤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已從

人足以感羣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
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邉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
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
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内朝
之職經晝邉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為朝廷
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為國盡心其武帥之難
寵禄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云

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禄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己之至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

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
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
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
食遣臣經畧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
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
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策惟知守禦
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路
之寄俾改廉車且從廪禄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需然渥

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内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不煩改作願迴寵異少寛憂慄三黷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彊場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内内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奬寄經制西事三年于兹曾微毫髪之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

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況羌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杜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惟期自効上荅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勅牒一道伏

蒙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羌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畧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兹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夏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

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
率其下今邊畧未固兵力未强威令不揚戰鬬多覆因
循巳甚平定無期一時寇逼三川其勢可困而葛懷敏
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筭臣以本路
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
化爲淚殞歿無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
蒙朝廷特除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黷之
誅豈當再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

雖屬邊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羣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

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夸爲中國之陰是夸夏交爭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所殺過蕃部萬餘户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爲魚肉生者爲犬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須行疑朝廷高枕負玆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

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嶽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荅天戒陛下既已罪己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勲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乃削除經畧招討等使名祇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己知陛下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爲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

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奬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寖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庇蒼生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詰勑等臣有此

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 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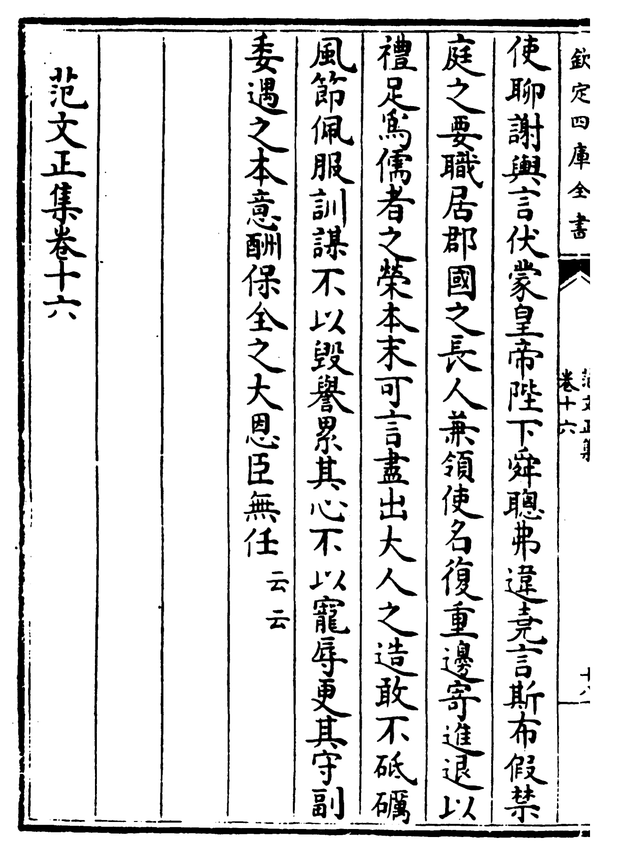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秘殿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甚重臣 中謝 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機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迹

已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旣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迴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遥按諸部存兹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

籌慮用馨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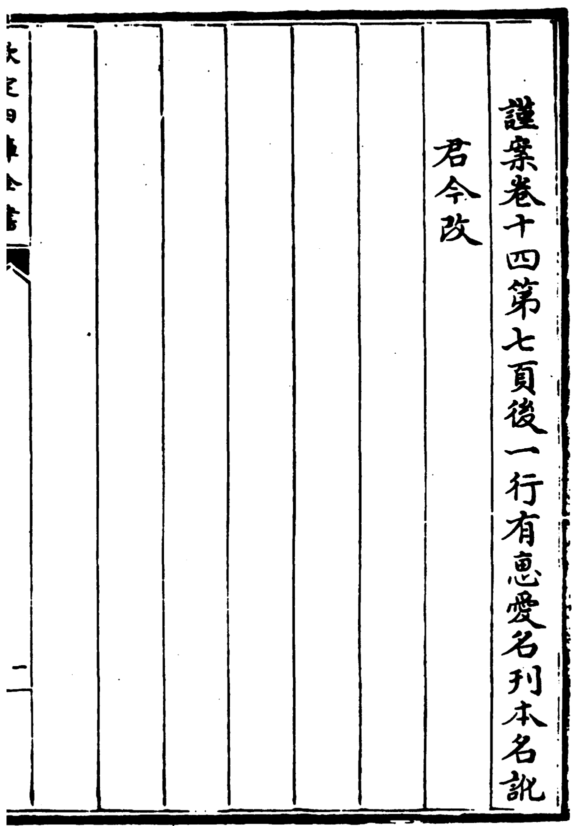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祇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遘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寖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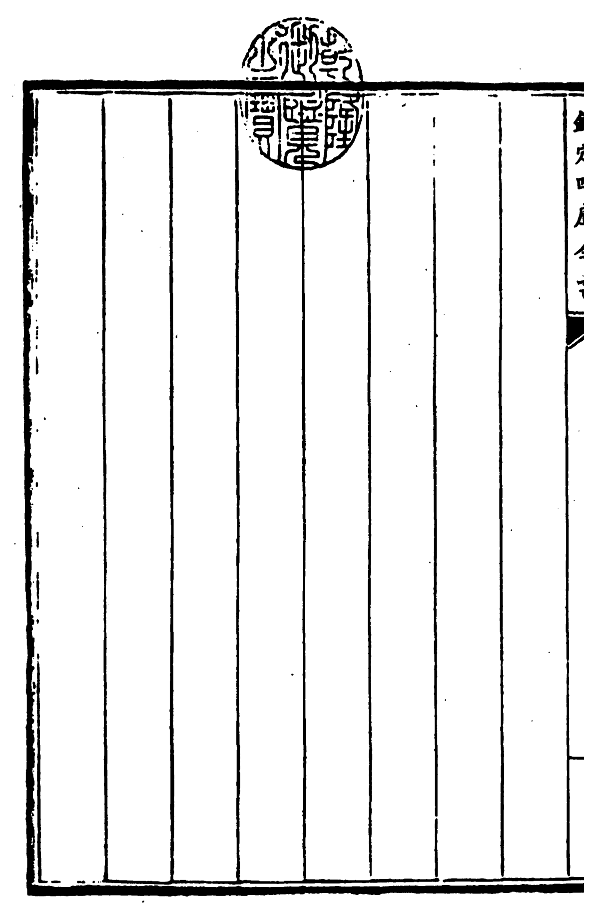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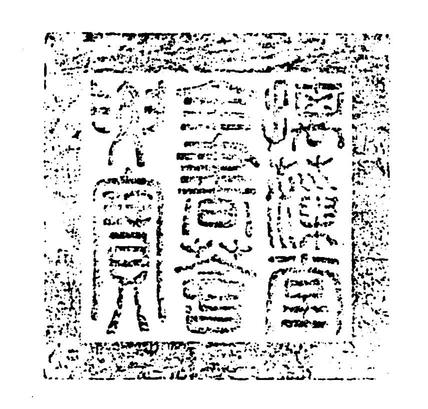
使聊謝興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謨不以毁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范文正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四第七頁後一行有惠愛名刊本名訛君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謄録監生臣徐　墰